



十里平湖一轴画

□戴建明

富屯溪自邵武桂林茶花隘聚泉奔涌而出,在卫闽镇的山谷间完成了一次温柔的停歇——高坊站的拦河大坝如巨手束水,将溪流化作绵延十里的平湖胜景。这段水域,宋代时曾以“绣溪”为名。南宋工部尚书谢源明当年在此凭栏远眺,见碧水如绣,风光如画,挥毫写下“绣溪”二字,工匠以凿锤錐于溪中巨石上。如今虽因水位上升让石刻沉于水下,却为这汪清波注入了千年不散的文脉清气。

如今,我们乘一叶渡船,从谢坊的绣溪渡口启航,开始解读这轴流动的画。船头破开平静的湖面,漾开层层涟漪。湖水之绿,是难以言喻的。它不是单一的绿,而是富有层次的翡翠之色。近看,清澈见底,水草摇曳,卵石历历,是通透的嫩绿;远望,则融入了天空的湛蓝与两岸山峦的苍翠,化为沉静的黛绿。阳光洒下,湖面碎金万点,波光粼粼。

平湖两岸,翠竹与秀木沿着湖岸线绵延十里,织成一道绿色屏障。风过竹林,沙沙作响;水边秀木,枝干遒劲,倒映水中,与水中的云影、天光交织成一幅虚实相生的倒影画。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见证了绣溪从溪到湖的变迁。两岸的群山气势磅礴,如巨龙般蜿蜒而卧。清晨,薄

雾如纱,山峦在雾中若隐若现;傍晚,夕阳熔金,余晖为群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这山,这水,一动一静,一刚一柔,交融互辉。

行至“画卷”中段,隐约能听见一阵轰鸣之声由远及近,是王溪口瀑布在宣告它的存在。当游船渐渐靠近,只见一挂白练从数十米高的悬崖上飞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激起千堆雪,化作万千水珠,弥漫成一片蒙蒙水雾。阳光穿透水雾,时常会架起一座绚丽的彩虹。这瀑布,是十里平湖岸边最激昂的乐章。

瀑布之下是王溪口渡口。这些渡口,是这轴人文与自然交融画卷中不可或缺节点。它们曾是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最初,过渡用的是木质渡船,名叫麻雀船。一根长长的竹篙,一位饱经风霜的船公,在晨曦与暮色中默默地撑着船。船身吱呀作响,每一次靠岸,都伴随着乡亲们熟悉的问候。后来,木质船换成了更坚固的铁皮船。马达的“突突”声取代了竹篙的“吱呀”声,渡船的速度快了,承载的人也多了。而今,当我们乘坐着宽敞的渡船悠然地欣赏湖光山色,立于船上,极目远眺,远处是连绵的群山,山间的村落,白墙黛瓦,炊烟袅袅,如同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而近处,湖水清澈,偶尔能看到几只渔舟静静地泊在湖湾,或是在水面上缓缓划过。渔人撒网的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构成了一幅“渔舟唱晚”图。

绣溪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山水之胜,还在于其生生不息的灵动。这里是水鸟的乐园。当船行至湖湾或水草丰茂之处,便能看见成群的鸟儿在此栖息。色彩斑斓的鸳鸯,成双成对;体态优雅的中华秋沙鸭,是这里的“贵客”;还有那成群的斑嘴鸭,时而引颈高歌,时而扎入水中觅食。它们的鸣叫声,交织成一首自然的交响乐。

画卷的细节,还体现在沿途的四季景致之中。春天,两岸的山花烂漫,如云似霞;夏天,浓荫蔽日,湖风习习;秋天,山上的树叶呈现出红、黄、橙等丰富的色彩,层林尽染;冬天,若有雪落,则整个湖区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世界。沿途的果树,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

若是金秋时节,从湖边向远处望去,广阔的田野里,稻谷一片金黄。风吹过,稻浪翻滚,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金色的稻田与碧绿的湖水、苍翠的群山,共同构成了一幅丰收画卷。

十里平湖,它是一轴画,一幅融合了自然风光、历史人文、时代变迁的立体画卷。它既有谢源明笔下的古典雅韵,又有高坊大坝的现代气魄;既有群山卧龙的雄浑,又有翠竹秀木的清幽;既有王溪瀑布的激昂,又有渔舟唱晚的宁静。

船行十里,画展十里。当游船抵达上游的外石古树林溪段,画卷也渐渐接近尾声。这里的溪水更显原始,两岸的古树林遮天蔽日。仿佛是从一幅工笔画,过渡到了一幅写意画。

然而,十里平湖的画,是永远也看不完的。因为它在变,随着四季的更替而变,随着光影的移动而变。它就静静地铺展在闽北的青山之间,等待着每一个懂得它的人,前来品读。绣溪依旧,平湖如镜,它照见的,不仅是山川之美,更是岁月的深情与人文的光辉。



岁朝清供(国画) 杨家骥作

雨樱

□陈声平

雨是细的,樱是淡的。淡到几乎要化进雨雾里去——却终究化不开,一团团、一簇簇,湿漉漉地悬着。

那拍照的年轻人,蹲得很低。镜头仰起,对准一滴将落未落的水珠。伞歪在青石上,积了半盏浅粉。女孩的裙摆也沾了樱,沾了雨,成了一种新的颜色。

长廊里飘着的歌声,是老旧的,却不肯被雨打湿。他看见我,眼角的皱纹一弯——整座园子忽然就暖了。原来春天是可以这样传递的。

低头穿过花枝时,有冰凉的水滴钻进衣领。忽然懂得,樱花为什么要赶在叶子之前开放:急着把积攒一冬的温柔,赶在绿叶遮挡之前,全部交还给天空。

“妈妈,樱花会冷吗?”

“不会的,雨是春天的手。”

红雨鞋还在踩着水洼,吧嗒,吧嗒。每个水花里,都开着一朵倒悬的樱。

雨还在下。樱花还在开。原来有些盛开,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坠落。

社稷,一枚青翠的乡间福印

□杨世玮

春的脚步,在闽北的山水间总是迟疑的。寒意盘踞在政和的峰峦褶皱里,迟迟不肯散去。然而,当“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到来,一种迥异于节气更迭的、属于人间的温暖气象,便在村社间悄然弥漫。这便是春社。在这一天,人们对“福”的祈求,被一双双沾满泥土与草木清芬的手,虔诚地揉进米浆,煎成一块块青翠如玉、热气腾腾的“社稷”。

社日的序幕,从山野间开始。妇人们拎着竹篮,没人尚带寒意的田间地头。她们指尖寻找嫩艾叶的茸毛、石菊花的清苦,更是那蔓生枝杈、洁白如雪的金樱子花——乡人亲昵地呼为“白花”。这采摘,是一场庄严的遴选,仿佛将山野间最早感知春意的精魂轻轻摘下。新鲜的草木带着天然的涩味,须经沸水洗礼,再于清水中浸浴三日,日日换水。时光的流水,耐心淘洗掉尖峭的苦涩,只沉淀下草木魂魄里一缕淡远而坚韧的清香。这去芜存菁的过程,恰似乡人对“福”的朴素理解:真正的福气,是历经淘洗后,留下的那份踏实、醇厚与绵长的回甘。

米,是社稷的骨。前一夜,饱满的粳米在清水中浸透,吸饱水分。次日天光未透,石磨沉郁的“吱呀”声便划破黎明。洁白的米浆,

从石磨的唇齿间汩汩涌出。米浆的“白”,与花草淬炼后的“青”,即将在灶火中完成一场关乎风味的交融。

最见功夫的,是煎糯的时刻。捣成茸的艾叶、石菊、金樱子花与米浆缓缓和匀,再拌入红糖的醇甜、香菇的浓郁、洋葱的辛香、五花肉丁的丰腴,最后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一块肥润的“肉白”在烧热的铁锅底“滋滋”一响,游走一圈,油光润泽了整个锅面,一勺青碧的米浆随即倾入,沿着锅底淌成一个完美的圆。“滋滋”声中,热气升腾,米浆的边缘迅速凝结,泛起诱人的焦黄。主妇手持平头菜刀,手腕轻灵地一划、一挑、一翻,糯饼在空中划出半弧。顷刻间,社稷便成了:圆润如满月,边缘镶嵌金色的蕾丝,通体是春雨洗过般的青翠,热气携带着艾草、花朵、油脂与米粮复合的奇香,霸道地占领整个灶间,继而漫出屋外。

守在锅边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顾不得烫,用手飞快卷起一块,囫圇吞下。外皮的微焦香脆,内里的软糯绵密,艾草的清芬,红糖的甘润,肉丁的鲜美……各种滋味在口中交织,最终归于一种踏实的满足。这口腹之欲的极致享受,便是最直观的“口福”。

好客的政和人必会热情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吃社”,在推杯换盏、大快朵颐之间,将自家的福气与人分享,让个人的福祉扩展为邻里的共融。更有那新嫁女儿的人家,母亲必会精心备好一篮上好的社稷,送至女儿婆家,谓之“送社”。这篮社稷,是娘家持续输送的关爱与祝福。当婆家的左邻右舍都来品尝这“送”来的社稷时,分享的便不只是美味,更是对新人的接纳、对两性姻缘的祝福,让福祉在新的血脉和社群中扎根、蔓延。

社稷不仅仅是一种地方风味,更是一枚盖在岁月上的、青翠的福印,它藏在山野的草木清气中,藏在石磨磨出的洁白米浆里,藏在灶火升腾的温暖香气内,更藏在分享的欢愉与血脉相连的牵挂之中。当一口软糯清香的社稷在口中化开,我们便咀嚼了一段浓缩的乡土春秋,尝到了那最踏实、最温暖、最有人间烟火气的——福之真味。



春天的答卷

(外一首)

□空灵

此时,樱杏桃李
毫无丝竹之乱
阳气生发在早春,雪柳盛开
向往不只这些

藤萝、绿萝这些悬挂之物
在春天
皆有滑翔之意
不管流年笑掷,是不是
藏在粥碗

清晨灶台上的火光
把冷霜烤成水汽
同在春天
它与一个人候月、品茗
在同一个时空

春天的栅栏

阳光探进来
宫粉羊蹄甲就鼓了鼓
行道边上的泥土
稀释着易碎的瓷片
混着草屑和根须
还像儿时,在脚底下
打滑着行走

只见母亲在夜间
有拆不完的棉絮
河岸弯曲,春天延长了风景线
这一切,在水杉的眼里
是有知觉的
因为,根须在暗处
数着光的鳞片

以信为砒
诚实守信

